

奇谭
夜

葬

SYI

血，是连接生与死的纽带。
它可以通过流逝带走一个生命，
也可以通过凝聚催生一个恶魔……

追月逐花◎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奇譚
七夜

死界

SIMI

追月逐花◎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异 / 追月逐花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3
(奇谭七夜书系)
ISBN 978-7-5461-1704-1

I. ①死… II. ①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311号

死异

追月逐花 著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李玲玲 余俊
责任印制: 李磊

选题策划: 华文经典·郭振华
封面设计: 天之赋
版式设计: 水晶方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 13653165579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1-1704-1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生在世，遇到的事情多种多样。可是归根结底，都是“爱恨生死”四个字。其中，又以“生死”两字为大。因为生死是人生的根本，而爱恨，都是因生死而生。至于生与死的关系，窃以为死是生的根基。这句话可能有些怪，也可能让某些人觉得不吉利。当然喽，我不是想说什么玄学上的东西，我只是想说人正是因为会死，才努力地活。死，就像处在低洼之地的海，而人生，就像一道河流。如果没有低洼的海，河就不会流动。河如果不流动，就会变成一汪臭水。

死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结局，但我们又是如此地害怕死。除了因为死是和这个世界的别离，还因为死是人生中的最大的未知。未知历来是最可怕的。人们总是不满足用坟墓棺材这些静止的东西来涵盖对死的恐惧，总喜欢将死亡活化。神话传说中的死神、民间传说里的僵尸、鬼魂和吸血鬼，都是人们将对死亡的恐惧活化的产物。他们代表死亡，却又来攫取人类的生命。而僵尸、鬼魂和吸血鬼，同时又代表着人死后生命的延续——人类是如此地不甘心死去，总是幻想人死后生命会用另一种方式延续。我写这篇文，就是想阐述一种极为另类的“死”后生命的延续，以及当死亡激烈地“活化”之后，会带给人们怎样的恐惧。

001 前 言

001 第一章 死国的造访者

007 第二章 家族秘术

013 第三章 奔逃

019 第四章 幽冥的魔爪

026 第五章 幽宅里的女人

033 第六章 地底的阴寒

040 第七章 人血弥撒

047 第八章 血之井

053 第九章 午夜魅影

060 第十章 黑魔法

067 第十一章 封在墙壁里的尸体

074 第十二章 冰窖里的女尸

081 第十三章 复活的造访者

088 第十四章 女巫

094 第十五章 供牲

101 第十六章 地狱般的景色

108	第十七章	古德语专家
115	第十八章	活死人
122	第十九章	嗜血
129	第二十章	咫尺阴阳
136	第二十一章	血浆花
142	第二十二章	主人
148	第二十三章	几秒的距离
156	第二十四章	岔路
163	第二十五章	小女孩
171	第二十六章	修真的人
177	第二十七章	似鬼非鬼
185	第二十八章	骇人的真相
192	第二十九章	奇谋
199	第三十章	一网打尽
205	第三十一章	机关算尽
211	第三十二章	生与死
217	后	记

夜缓缓地吞吐着黑暗，轻轻地碰触着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个小院带着清末的建筑风格，围墙上装着空调，房顶上装着天线，别有一番风味。小院里有四间房舍，只有最左边的一间里坐着一个姑娘。她正坐在写字台边，拿着钢笔出神。

她叫于半夏，今年二十五岁，最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日记本写点文章，今天却卡壳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下意识地拿起手机。以前每次写作卡壳的时候，她都会给他打电话，他也和她一样喜欢熬夜，很晚都不睡，可他已经无法再接她的电话了，他死了，半个月前因为白血病……

于半夏看着手机，眼睛湿润了。就在她的泪滴快要脱离眼角的时候，她忽然听到有人敲院门。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呀？于半夏狐疑地走到院门边，透过猫眼往外看。

“天哪！志鸿！”于半夏失声惊呼，手中的手机也滑落在地。她怕自己看错了，又贴着猫眼看了看，顿时感到头皮发麻，全身像浸在凉水里一样冰寒彻骨。

门外站着的，就是在半个月前逝去的她的男朋友卢志鸿。于半夏怀疑自己在做梦，对着自己的手指用力一咬，疼，钻心的疼，于半夏筛糠一般地抖了起来，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冰块。这不是在做梦，她难道……真的见到鬼了？

“半夏……你在吧？为什么不开门……”卢志鸿开口说话了，声音绵细，幽幽地传到于半夏的耳朵里。

于半夏倒抽了一口冷气，在这一瞬间只想转身逃跑，却“唰”地一下把大门

打开了。

啊！站在门口的的确是卢志鸿！

于半夏顿时恐惧到了极点，却也感到一阵滚热的欣喜：的确是他啊！和生前一样……不，比生前还要英俊！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地站着，久久无言。卢志鸿像要吐出黑夜里的黑暗一样轻轻地叹了口气，眼睛里坠下两滴清泪，像宝石一样闪啊闪的，从他的眼角滑落到腮边。于半夏凝视着这两滴眼泪，忽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她这时才发现卢志鸿的皮肤白得几乎透明，头发也隐隐泛着灰白的光。

卢志鸿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朝于半夏伸出手来。于半夏微微地颤抖了一下，任由他的手搭上她的肩膀，天哪，他的手是真实存在的，还带着活人般的温度！

卢志鸿朝她凄凉地一笑，慢慢地把手缩回来，转身便走。他步子迈得很慢，一步一步踏着实。于半夏看着他离去，身体好像陷入了梦魇般动弹不得。

卢志鸿已经在黑暗中消失了，于半夏的身体抽动了一下，软软地瘫倒在地，刚才的经历就像一场梦，她到现在才醒来。她惊疑地打量着黑暗，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冷汗一股股地流下来，很快就把她的内衣浸湿了。她扶着门框，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就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怎么都站不起来。

天哪，刚才那是什么？卢志鸿的鬼魂吗？可是他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真实……就像还活着一样！

“阿婆！阿婆！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真的！你要相信我！”于半夏跑到阿莫那里，抓住她的手叫嚷着。阿莫是她唯一知道的“神婆”，经常应死者家属的要求，召来死者的魂魄附体，用自己的口帮死者说话。于半夏以前一直觉得她是在骗人，现在还觉得她有可能是个骗子——但她现在实在找不到人商量，只有找她商量的了。

“哎呀，闺女，那真是你男朋友吗？你真看清楚了吗？”阿莫怯怯地看着她，总是想挣脱她的手，“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我不是在做梦！”于半夏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含着泪滴，“那的确是我的男朋友！我绝对不是在做梦！他的手就在那里，温温的，我能感觉得到！”

“哎呀，闺女，我只负责给死者传话，死人复活的事我可管不了……你另找仙家帮你忙吧！”阿莫半请半推地把于半夏推出了门，“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了。于半夏看着关闭的大门呆了半晌，唉声叹气地走了，丝毫没有发现身后跟着一个尾巴。那是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人，刚才一直藏在阿莫家门口闲逛，听到了她和阿莫的对话。他一直跟踪到于半夏的家门口，看着于半夏进了家门，不可名状地一笑。清晨的寒风微微地扬起他的衣襟，昨夜的黑暗似乎还在他的衣底缓缓地鼓动。

于半夏的对门住着一个老太太，也是和她一样拥有一个带有清末风格的小院，不同的是院子里只有两间房。老太太无儿无女，守着一点存款过日子。为了补贴家用，她把其中的一间房子出租出去，前些日子刚送走一个房客，于半夏原以为她过一阵子才能找到新房客，没想到她很快就找到了。

新房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因为偶然的会和于半夏擦肩而过。于半夏只看了他一眼，目光就被他吸引住了，又忍不住盯着他多看了几眼，他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拥有刀削般的面孔，犀利的眼神，有一种饱经沧桑的美，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随身带着一只黑色的旅行箱。他没告诉老太太他是做什么的，只说他要在这里住一阵子。因为他给钱给得豪爽，老太太并没有怀疑他是坏人，当天就让他住了进来。

又是深夜。于半夏坐在写字台前，用手撑着额头，任思绪如江水般流泻。她和卢志鸿是在工作时认识的。她的工作是香水推销员，卢志鸿则是来为自己的女朋友挑选香水作礼物。是的，那个时候他有女朋友，但见到于半夏之后立即把之前的女朋友甩了，一心一意追起于半夏来，用他的话说，他对于半夏的感觉绝对是相见恨晚，见到她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爱情，之前和其他女人的感情全都不算是爱情。于半夏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但很快便在他的攻势下沦陷了。沦陷后才发现自己对他也是相见恨晚，一样爱得死去活来。卢志鸿的家里很富有，他的家族是这里的首富。小姐妹们都说于半夏是捡到宝了，并酸酸地埋怨自己为什么没这好运气。听到这些话时于半夏只是淡淡地一笑。谁说和豪门的公子在一起就是捡到宝了。灰姑娘可能只有和王子结婚时是幸福的，接下来得到的可能是半生的眼泪。因为家境的差距，他们的爱情之路可能还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她都会挽着他坚定地走下去——这就是热恋中的女子的勇气和决心。

然而，就在她下定决心扫平一切艰难险阻的时候，他却死了，他忽然地、毫

无理由地患上了白血病，接着又毫无理由地快速死亡。他死的时候，她是在一旁看着的。他睁着他那双清澈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中充满了不舍。她则一直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感受着他的手渐渐变凉，直到他的手再没有温度，她的爱情还没有经历艰难险阻就戛然而止了。

“砰砰砰！”于半夏忽然又听到有人在敲院门，敲得不轻也不重，还带着一定的节奏，像极了卢志鸿的作风。于半夏打了个寒战，身体变得彻骨冰凉，心头却是沸热的——卢志鸿……又来了吗？

于半夏颤颤巍巍地走到院门前，透过猫眼往外看。

是的，外面站着的正是卢志鸿，似乎比昨晚更苍白。于半夏再次感到了莫大的恐惧，却也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外面站着的可是她爱的人啊，不管他是死是活……他可是她爱的人啊！

“半夏……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卢志鸿又说话了，声音就像清晨裹挟着寒雾的冷风。

于半夏打了个寒战，不由自主地把手搭在了把手上。

“快呀……”

于半夏一阵迷糊，就要把门打开了。

对面的院门忽然“唰”地一下打开了，那个穿风衣的男人冲了出来，径直朝卢志鸿扑去，卢志鸿转身就逃，于半夏惊叫了一声，猛地打开了门，发现卢志鸿已经跑远了，那穿风衣的男人则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穿风衣的男人跑得很快，简直像猎犬一样，而卢志鸿跑得更快，于半夏从来不知道他能跑得这么快。

两人转眼就跑远了，于半夏呆呆地站在门口，又像被抽走了全身的骨头般动弹不得。过了许久，那穿风衣的男人回来了，他有些沮丧，悻悻地把地面踏得“砰砰”直响，看来他追丢了。

“你……是捉鬼捉妖的人吗？”于半夏呆呆地问。在她的心灵深处，已经认定卢志鸿变成了僵尸。

“哦？”穿风衣的男人一怔，竟然笑了起来，“不是！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于半夏想说“你不是想捉我变成僵尸的男朋友吗？”却怎么都开不了口，她实在没法用自己的口说“卢志鸿是僵尸”这种话。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穿风衣的男人冷冷一笑，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她。

“什么？知道什么？”于半夏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

“你男朋友的事情啊，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家族的事情。”穿风衣的男人露出一丝不可名状的笑容。

于半夏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战栗得更加厉害。“这么说你知道喽？刚才出现的到底是什么？是我男朋友的僵尸，还是鬼魂？”

“是不是僵尸我无法断言，但他绝对是可以自由行动的活体。”穿风衣的男人冷冷一笑，看起来深不可测，“至于他是不是传说中的僵尸或鬼魂，就要和我一起确认了。”

“我和你？为什么？”于半夏一激灵，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你不想知道你男朋友到底怎么了么？”穿风衣的男人冷冷地笑着，笑容似乎有蛊惑的力量。

于半夏又是一激灵，用力地咬了咬嘴唇。

“如果你不想知道，那就算了。”穿风衣的男人冷笑着转身。

“等等！”于半夏失声叫道，与此同时，脸色也变成了灰白。

“进来谈吧。”她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声音沙哑，就像害了一场大病。

“我该怎么称呼你？”

“你叫我欧阳吧。”

出乎于半夏的意料，欧阳接下来什么都没告诉她，只说叫她准备铁锹和一瓶烈酒，白天跟他一起去卢家的墓园。

卢家在城外有一处家族墓园，据说是这一带最牛的风水宝地，用砖墙围着，由一个管理员专门看守，欧阳拿着那瓶酒，去和管理员唠嗑，很快便把他灌醉了。

“过来吧。”欧阳拿着管理员的钥匙打开了墓园的大门，伸手招呼拿着铁锹的于半夏过来。“你知道你男朋友坟墓的位置吧。”

卢志鸿的坟墓在墓园的中央，一个青石做的墓碑，用土堆得圆圆的一个坟头，因为卢家属于一个人数稀少的少数民族，所以他家所有的人都是土葬。于半夏站在卢志鸿的墓前，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送葬时的情景，眼睛顿时又湿润了，一

时间竟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真是个好坟啊，可惜了！”那边欧阳已经开始挖坟了。

“你干什么？”于半夏失声叫道，伸手揪住了他的衣襟。

“怎么了？”欧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不想知道真相了吗？”

“啊？”于半夏这才想起自己的来意，讪讪地松开了他的衣襟。

“如果他是鬼魂，”欧阳重重地把铁锹插进坟头，“他的尸体应该还躺在这里。如果他是僵尸，他的尸体应该也躺在这里！人们不都说僵尸天亮时就要回到坟墓中吗？”

于半夏皱眉不答，紧紧地握住了拳头。她至今还不确定自己昨天和前天见到的卢志鸿是不是实体。如果她见到的卢志鸿是幽灵，那么他的尸体现在应该已经腐烂了，她没见过腐烂的尸体，但一定是很可怕、很可怕的……可那又是她心爱的人的尸体！她是渴望见到他呢，还是害怕见到他？

欧阳很快就挖出了棺材，把铁锹插在棺材的缝隙里，用力一撬，于半夏惊叫一声，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没有！果真没有！”欧阳大声地说，语气竟然非常高兴。

于半夏犹豫着睁开眼睛，果然看到卢志鸿的棺材里空空如也。

“看来你的男朋友既没有变成鬼魂，也没有变成僵尸。”欧阳的眼睛在晨曦中闪闪发光，“而是复活了！”

“复活了？”于半夏打了个哆嗦，这世上会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吗？可是如果他没有复活，他的尸体到哪里去了？

于半夏扑到棺材前面，探头往里看。棺材的侧壁和棺盖上都有很多抓痕，于半夏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卢志鸿躺在棺材里，一脸痛苦地抓着棺材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战。这里面有抓痕，证明卢志鸿真的在里面躺过，难道他真的死而复生了吗？

欧阳笑咪咪地打量着空棺，笑容令人不寒而栗。他朝周围扫了一眼，忽然拎着铁锹朝另一处坟墓走了过去，那是卢志鸿的一个小姑姑的坟墓，建于三年前。欧阳低下头看了看照片和生卒日期，自言自语般说了一句：“也是很年轻就死了啊……是不是也是这样？”说着便开始挖坟。

“你干什么？”于半夏失声叫道，却不敢阻止他。

欧阳转眼就把卢志鸿姑姑的坟墓挖开了，里面果然也是空的，欧阳笑着看了看空棺，又挖开了另一座坟墓，里面竟然也是空的。

“天哪……”于半夏惊恐地捂住了嘴巴，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欧阳扫视了这三个空坟一眼，表情竟十分欢喜，就像天上掉下了无数宝贝一样。

“你怎么了？”于半夏狐疑着走近他，竟听到他在喃喃自语：“果然是真的！哈哈！果然是真的！”

“到底是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于半夏用颤抖的声音大声问道，她的心已经快被怀疑和惊恐挤成碎片了！

“我过一会儿再给你说……”欧阳警惕地朝警卫室看了看，用铁锹把坟墓重新填上，带着于半夏离开了墓园。他一直把她领到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确认四周没有人之后，才压低声音跟她说：“也许你会觉得我是在说天方夜谭，但请你相信我……听了之后也不要惊叫，你男朋友的家族，是一个有着奇特能力的家族……他们可以让死者复活！”

“什么？”虽然已经见过了那些空棺，也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怀疑，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于半夏还是感到天旋地转。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这是听我一个朋友说的……他跟我说，他看到卢家死去的人又活了过来，在一个地方聚居……”

“不可能是假死吗？”于半夏忽然打断了他的话，“也许是他假死后又活了过来！医学上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吗？”

欧阳看了她一眼，冷冷地一笑：“不可能的。如果他是假死后又活了过来，卢家为什么不让他回到社会中来？为什么还要造个假墓，对外仍旧宣称他是死的？假死这种医学上的特例，顶多会发生一次吧，为什么他的两个亲戚的棺材也是空的？我还没有仔细挖，在那个墓园里，像这样的情况肯定更多，而且……”

欧阳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低沉，就像巨大的石碾一样从于半夏的耳边碾过去，“告诉我这件事的那位朋友有足够的凭据证明卢家人能让死人复活！”

于半夏倒抽了一口冷气，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冻结了。

“我的那个朋友，他是个医生。”欧阳开始了他的述说，“他和卢家的一个人是朋友。两人相约去登山，因为山体坍塌而困在一个山谷里。卢家的那个人感染上了山里不知名的病菌，发起了高烧，就在我朋友的面前死去了。我朋友当时仔细检查了他的尸体，确认他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便把他埋进了土里。因为我的朋友腿受了伤，走不远，之后的十天，他都坐在卢家人的坟墓边活动，没有发现他的坟墓有任何变化。后来卢家人带着搜救队找到了他，把他救出了山谷，把卢家人的尸体也挖出来带走了。几年后我朋友到这里来祭他的坟，竟然发现那个本应已经死去的卢家人在自己的坟前活动。他吓坏了，偷偷地跟在他的身后，发现他进了野外的一所大宅，里面还住着卢家很多本应已经死去的人。其他的人我不清楚，但那个卢家人绝对不是假死后自己复活的。任何假死的人，不出三天都会活转过来，而且没有人被埋在土里后还能幸存。他一定是受到不知名的外力的影响才复活的！”

于半夏瞪着眼睛，已经完全呆掉了。

旁边忽然传来了别人踩踏草丛的声音。欧阳警惕地朝那边看了看，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带着于半夏离开了那里。

于半夏也没有兴趣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她已经完全被弄懵了。她魂不守舍地跟在欧阳的后面，每一步都像踏在棉花上。死人复活无疑是世界上最不可能的事情，此时却实实在在地展示在她的面前。不……死人不可能复活的……可那一具具空棺，还有出现在她面前的卢志鸿，还有欧阳朋友遇到的事情都怎么解释？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走到了于半夏的家门口。一看到家门于半夏便感到全身虚脱，软软地往下一倒。欧阳赶紧过来扶她。于半夏一把推开了他。欧阳一怔，

苦笑了一声：“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先好好静一静……我就在对面，如果你想好了，就过来找我。”

于半夏没有理他，打开门冲了进去。她冲进自己的房间，坐到写字台前，用力地抱住脑袋。她感到自己的大脑在飞速地旋转，卢志鸿生前的样子和死时的样子在她的脑中交替出现，欧阳说的那句话则闷闷地在她的脑中回响，“你男朋友的家族，是一个有着奇特能力的家族……他们可以让死者复活！你男朋友的家族，是一个有着奇特能力的家族……他们可以让死者复活！……”

半个小时后，于半夏敲开了欧阳的房门。

“你……知道那些……复活的卢家人住在什么地方吗？”她低低地问，脸色苍白得像石灰。

“你想去找卢志鸿吗？”欧阳柔声问她。

于半夏抿着嘴点了点头，眼圈又红了。

“我的朋友跟我说了那个大宅的方位，我准备今天晚上去看看。”欧阳不知想到了什么，脸色忽然一寒。

“带我一起去吧。”于半夏大声说。

“我先去打探打探吧。不知道那里有没有看守，而且，时过境迁，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还住在那里……”

于半夏咬了咬嘴唇。她知道欧阳为什么不想让她去，他是怕带着她累赘，遇到危险时不好逃跑。如果他们真是复活了的死人，身上说不定会有什么异变。说不定他们也会杀人吃人，或者像恐怖电影里那样，吸人的血。

“你别想把我抛下来！”于半夏斩钉截铁地说，“反正你就在我对门，我会一直盯着你。即使你不带我走，我也会跟着你去！”不管有多危险，她都要亲眼确认卢志鸿到底变成了什么。而且，她绝不相信卢志鸿会变成怪物！

欧阳恼火地看了她一眼，无奈地笑了笑：“那你就跟着来吧。不过我丑话说前头，你可要机灵些，不要给我添麻烦！”

夜里欧阳叫于半夏换上一身黑衣，带着她投身于茫茫的夜色中。他朋友所说的那个宅，就在西郊的一个黑森林里。这个黑森林怪树嶙峋，草长及膝，还有不知名的怪鸟在打着唿哨。于半夏屏声静气地跟在欧阳身后，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拧着一样，非常不舒服。这样可不行，还没到大宅那边呢，就紧张成这样

了，到了大宅那边岂不要瘫倒了！

大宅就在黑森林的中央，像个沉睡的怪兽般静静地躺着。这个大宅是典型的明代风格，墙壁已经斑驳，朱红色的大门也掉了漆。于半夏本以为自己家的房子就够古老了，没想到这里更古老。想来也会很古老啊，因为说不定这里已经住了不知多少代活死人……想到这里于半夏忽然觉得这房子里正有无数只绿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看着他们，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大门当然不能走。欧阳带着她顺着墙根慢慢地走，终于找到了一个狗洞。这个狗洞因为年代久远，边缘破损了好多，勉强可容一个人钻入。欧阳先钻了进去，额角被狗洞边缘碰出了血痕。于半夏跟在他身后钻入，不小心被卡住了。欧阳一声轻笑，伸手把她拉了出来。于半夏讪讪地站起来，忽然感到脸部发热。她清楚地记得，欧阳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

庭院里同样也是杂草丛生，一座座房舍里没有一点灯光，透着古朴风格的窗户里似乎关着无尽的恐怖。欧阳带着于半夏蹑手蹑脚地走到一座房舍前，轻轻地推开了窗户。一股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他们差点被呛到。借着月光，他们发现屋子里空空的，只有几件杂物，连家具都没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他们又到其他几处房舍看了看，发现也是如此。

“已经移走了啊。我们来晚了。”欧阳悻悻地说，恨恨地踏着脚下的杂草。于半夏没有出声，看着不远处的一株花树出神。这棵花树不知是什么品种，开出的花朵像血一样绚丽。花树下有个青石砌成的水井，和花树映衬着，倒似在静态中勾出了动态。老实说，发现这里没人之后，她也有些失望，但更多的是轻松。

“我们再到别处看看吧，看看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欧阳正说着，忽然听到了什么声音，脸色顿时一变，“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到那边去看看。”

于半夏走到水井边蹲了下来。欧阳拿出一柄匕首，在手中握着，蹑手蹑脚朝他认为发出声音的方向走了过去。

欧阳的身影在假山后消失了。四周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于半夏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又从井圈下站了起来，朝四周看了看。水井里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于半夏想象着花树上的鲜花飘落后，被井圈里的黑暗吞噬的样子，不由自主地朝井里看了过去。就在这时，她发现井圈里长满了青苔，其中有一块就像绿色手印，按在井沿上，就像有人在扶着井沿往外爬一样……

于半夏猛地打了个寒战，忽然看到远处房梁上有一道黑影掠过，在玉盘般的圆月上留下了一道黑色的剪影。

“嚓嚓嚓！”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欧阳跌跌撞撞地从假山后冲了出来。于半夏赫然发现他的右肩上染满了鲜血。

“快进去！”欧阳大声吼道。于半夏赶紧冲进左侧的一间空房。欧阳跟着她冲入，转身把门拴上，同时叫于半夏把窗户也插上。于半夏扑到窗边插上窗户，发现窗棂竟全是用铁制成，上面镶着乳白色的毛玻璃。

欧阳拴上门之后就朝屋内退去。

“发生什么事了？”于半夏走到他身边。

欧阳脸色苍白，没有答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看你肩上都是血……”于半夏朝他的肩上看去，发现他的肩上共有三条伤口，被撕裂的皮肉和破碎的衣服全部翻了起来。

天哪！这简直像被什么东西的利爪抓了！于半夏立即想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一迭声地问他：“到底是怎么了？你快说啊……”

“砰！”门忽然重重地响了一声，就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到了门上。于半夏倒抽了一口冷气，把剩下的半句话咽到了肚子里。

“砰砰！砰砰砰！”外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打门，一次比一次力量大。于半夏感到非常恐惧，不由自主地缩到了欧阳身边。欧阳捂着肩上的伤口，表情刚毅地看着门，一动不动。

外面的东西推不开门，又转向窗户，推得窗户上的玻璃一阵乱响。于半夏的脸上已经完全没有血色，不由自主地朝欧阳挤靠过去。欧阳伸手抱住了她，表情刚毅地看着窗户。外面忽然静了下来。大概是那东西实在进不了屋子，便离开了。但欧阳和于半夏谁也不敢开门开窗，仍然在屋里躲着，连大气都不敢出。

“那……到底是什么？”过了半晌，于半夏才怯怯地问欧阳。

欧阳没有答话，撕下衣襟裹住伤口，在于半夏问第二遍的时候才含混地说：“我也没看清楚！”

听他的口气于半夏就觉得他在说谎。他为什么不愿说他被什么袭击了？难道他看到的是种恐怖得无法言表的东西？

欧阳包扎好伤口后就坐在角落发呆，双眉深锁，似乎在想什么苦恼的事情。